



当年《梅兰芳》作起点,如今《庆余年》始走红

贾景晖:期待陈凯歌导演再次拉上我的手

首次演古装是因为导演

在《庆余年》中,郭保坤是礼部尚书郭攸之的儿子,担任宫中编撰之职。此人偏执且自以为是,有点野心又狭隘,喜欢找范闲麻烦。直到范闲从燕小乙手中救出郭保坤后,两人的关系开始缓和,郭保坤逐渐成为范闲的好帮手。

在此之前,贾景晖没有演过古装剧,这次因为欣赏导演孙皓的才华,他欣然加盟了《庆余年》。定完妆,贾景晖一度对造型不自信,对准确展示古代礼仪也没底,多亏导演帮他打消了顾虑。贾景晖说:“夜宴群臣那场戏,我学不会礼仪,很着急。导演就对我说:没事,按你自己的想法来。我便从容了许多。”

“郭保坤”这个角色在剧中负责搞笑,但在贾景晖的演绎下,他不限于搞笑,甚至让观众落泪:在父亲郭攸之被官府带走时,这位平日里的纨绔子弟,带着哭腔追着求官兵别把父亲带走,声情并茂让人动容。贾景晖还原了这场戏的拍摄经过:“我从大宅子一路追出去时,头套被我崩开了,但导演一直没喊停,我就继续演。演完后,导演说特别好。但很快,化妆师跟导演说,头套崩开得重拍。导演说,戏已经过了,演员的情绪是第一位的。我觉得特别感动,在这样的剧组特别有安全感。”

而最折磨贾景晖的一场戏,是郭保坤被范闲打到重伤,他被绑带缠成“木乃伊”抬上公堂。贾景晖说:“我浑身缠着绷带,绷带里面又加了很多木板,肢体不能弯曲。这一缠一拆要40分钟,我在现场很紧张,不敢喝水,怕上厕所。导演特别好,帮我把近景先拍了,我就能缓缓。”

郭保坤“坑爹”并非故意的

随着剧情发展,郭保坤被网友贴上“搞笑反派”的标签。贾景晖说:“搞笑,是大家看到的结果。站在角色的角度,首先他没有刻意搞笑,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。至于反派,站在郭保坤的角度,我不认为我是反派,范闲才是我的‘反派’。”

郭保坤在剧中很“坑爹”,因为他的嚣张跋扈,给父亲郭攸之埋了不少坑。贾景晖笑言:“这是我爹送我去参加了一次《变形记》。”他认为,郭保坤并不是有意坑爹:“在父亲发生变故的时候,他放下了所有尊严去救父亲。如果我们用现代人的角度来说他‘坑爹’,可能对这个角色有点不公平。”

在这部剧的中后期,郭保坤组建了一支“刺杀小分队”,计划在范闲去北齐的路上刺杀他。贾景晖说:“郭保坤虽然看起来很像,但这件事证明他是一个执著的人,不达目的决不罢休。他看到小分队拿的兵器不够厉害,队员不专业时,也犹豫过,但是他为父报仇的执念太强,所以坚持去做。”

最近,网友找了一些动物的图片与《庆余年》里的角色一一对应,还颇为神似。贾景晖也表示:“网友做的那个马的图片就挺像郭保坤的。我每天看网友发的图片、动画、表情包和弹幕,真是‘爆笑如雷’。”

羊城晚报记者 龚卫锋

今年第四季度的爆款剧《庆余年》捧红了“新男人帮”,除了范闲(张若昀饰)、庆帝(陈道明饰)、陈萍萍(吴刚饰)这三个戏份吃重的主角外,男配角也十分出彩。该剧前半段最搞笑的配角,无疑是会打小算盘的范思辙(郭麒麟饰)和王启年(田雨饰);而播到后期,最惊喜的当属“蠢萌担当”郭保坤(贾景晖饰)。

近日,郭保坤的饰演者贾景晖接受了记者采访,畅谈《庆余年》的拍摄故事。贾景晖2006年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,毕业后任职上海话剧艺术中心,是国家二级演员。



贾景晖对“走红”处之泰然

说当年同学雷佳音最红

因为母亲希望贾景晖到上海念大学,高考之后,贾景晖在中戏和上戏之间选择了上戏。他所在的上戏表演系2002级走出了很多明星,包括雷佳音、孙艺洲、李念、杜若溪等。贾景晖回忆说,当时雷佳音很爱看书:“他在学校每天都在看书,大概三五天就能看完一本,四年积累的阅读量非常大。现在回想一下,人家这么红是有理由的,你们在吃喝玩乐的时候,他已经看完了很多书,这就是积累。演员这个职业,到最后拼的就是你的素材库有多大多深,因为漂亮的外形一定会老去。”

贾景晖的表演起点相当高。2008年,他出演了陈凯歌执导的电影《梅兰芳》,在片中饰演“刺客”刘锡长。那次表演经历,让贾景晖感慨颇深:“跟这么优秀的一个团队合作,演员、摄影等都是顶尖的,但在这个过程中,我发现自己还没准备好,就上了战场。要亮家伙的时候,我并没有那么多本事可以拿得出来。所以,拍完那部戏后,我就去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演话剧了,一演就演了六年。直到几年前,我觉得我准备好了,才重新回到影视剧行业。”

在拍摄《梅兰芳》期间,陈凯歌曾拉着贾景晖的手说:“非常棒,景晖!我们将来一定要再合作一次。”这句话一直让贾景晖记到今天:“我要努力,变得更优秀,有一天让陈凯歌导演再次拉上我的手。”

在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期间,贾景晖主演了话剧《钢的琴》《十二个人》《半生缘》等,曾获得佐临话剧艺术奖最具潜质新人奖和最佳男主角提名。贾景晖说:“话剧演出经验对影视表演帮助非常大,我深深地为自己是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演员而感到自豪。”



网友制作的马的图片与郭保坤十分神似

也想当主角但处之泰然

2013年,贾景晖转战小荧屏,出演了《失控》《警犬来了》《离婚律师》《遇见爱情的利先生》《女不强大天不容》《暗黑者2》《敢爱》等作品。今年播出的除了《庆余年》,还有与张若昀二度合作的《惊蛰》。这六年,贾景晖一直演配角。他坦言:“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,每一个演员都希望能演主角。但我记得进上戏之后,老师上的第一堂课讲过一句话:这个行业只有小演员,没有小角色。”

在上海话剧艺术中心,雷佳音和郭京飞都是贾景晖的同事,前两位都是大器晚成的演员,贾景晖会是下一个吗?他说:“在话剧舞台,表演是我们的本职,成为明星不是我们的根本诉求。我认真做我该做的事,尊重这份职业,随之而来的无论是掌声鲜花还是无人问津,这一切的一切我都会泰然处之。”

关于走红,贾景晖有着自己的理解:“红与不红,是观众检验演员的第一标准,这个标准没有对错。当一个观众看到你,首先想到一个代表性的角色,马上叫出那个角色名;第二次,他应该能叫出你的名字——这是一个过程。至于红与不红,那就是天意命数了。”

对于未来,贾景晖也有自己的期许:“演戏这件事是我唯一会做的,并且非常热爱的一件事。我希望我能被更多观众认识、认可,将来如果有机会,我能变成一个更受欢迎的演员,那就是我的荣幸。”



“郭保坤”一角让人印象深刻



在话剧表演中积累丰富的经验

一起走长城,周深抱怨被阮经天“坑惨了”

羊城晚报记者 龚卫锋

由北京电视台、灿星制作联合出品的长城文化体验类节目《了不起的长城》,12月25日晚在节目录制地甘肃敦煌阳关故址前召开了探班发布会。

《了不起的长城》将于2020年1月4日(周六)20:30播出。在发布会上,参与录制的“长城砖员”刘烨、阮经天、黄明昊、杨迪、周深、沈南,以及“飞行砖员”郑爽、九孔悉数亮相,揭秘节目看点。

节目旨在用“综艺+答题”的模式介绍长城的历史文化。总导演陈涤介绍,这档节目不同于其他户外真人秀,脑力付出远大于体力,更像是一档慢综艺:“有旅游,有吃

吃喝喝,也会有住民宿。这是一个‘按时吃饭’的惬意节目,更多的难度来自沿途所看的东西要记得住、背得出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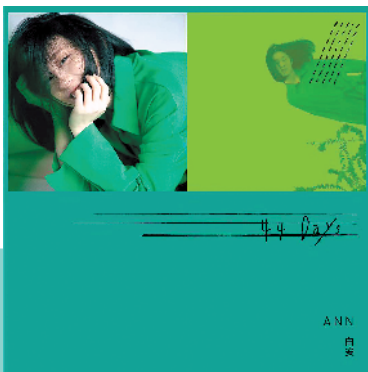
杨迪感叹:“我做的每一个举动、答的每一道题、看到的每一样东西,对我在节目里接下来的遭遇会产生不同的影响,所以我要认真答每道题、认真做每件事。”

目前,《了不起的长城》已经完成了几期节目的录制。阮经天透露,几位砖员之间分外合拍:“我感觉非常开心。”身为队中的“哥哥辈”,有过不少节目录制经验的刘烨和阮经天还常常教育其他砖员,不要轻易被导演组“套路”。陈涤笑

言:“小天(阮经天)最常跟黄明昊、杨超越说的一句话是:‘永远不要相信导演组,导演组说的每一句话、做的每一件事,后面都有第二手、第三手。’”

砖员们在发布会现场一唱一和,带来了阵阵爆笑。“二哥”阮经天自称“查资料担当”,却被其他几位砖员当场“打脸”。周深更有切肤之痛:“我是被阮经天坑得最惨的。”

被称为节目“BGM担当”的周深,还在现场清唱了一小段婉转动听的《千古绝唱》。不料,一旁沈南的“阿卡贝拉”式和音却拖了后腿,遭到周深吐槽:“和声要和谐,你这是突兀。”



《44天》专辑封面

新专辑《44天》书写心情日记

白安:不要再叫我“小精灵”

羊城晚报记者 胡广欣

“我从来都不觉得自己是‘仙女’。”“我生怕大家用‘小’这个字来形容我。”“我不喜欢自己一个人……”最近,歌手白安带着新专辑《44天》来到广州,并接受了羊城晚报记者的专访。在40分钟的采访里,白安不断推翻外界给予她的标签。谈到师兄玛莎之前说她是“难搞的女生”,她也笑称:“我是挺难搞的。”

从21岁以“李宗盛弟子”“五月天师妹”的名号正式出道开始,白安就被所谓“仙气”“文艺”“才女”的迷雾笼罩着,仿佛脚不沾地,不食人间烟火。这次,我们从新专辑《44天》出发,一路聊到创作、恋爱、生活……来听听白安是怎么说自己的吧。

专辑 44天六首歌主题很励志

《44天》这张专辑,源自白安今年参加的一些音乐综艺节目《我是唱作人》。在节目录制的44天里,她交出了六首新作:节目结束后,她将这六首歌重新制作,集结成新专辑。从第一首歌《所爱之初》开始,到《最想见到你》结束,专辑体现出一种整体感。白安说:“这些歌我已经听过几千次了,脑中慢慢会形成一个画面。曲目的排序都是凭直觉的,就觉得整张专辑听起来是顺畅的,情绪是流动的。”

白安形容,这是一张“女性视角”的专辑,歌曲主题都非常励志,比如跌倒了就要站起来、不要安于现状、失去爱情也要洒脱面对……但白安会用很纤细感性的外壳来包裹热血的内核:“比如《所爱之初》这首歌,初听可能觉得是情歌,但对我来说,这更像一个成长故事:年轻时总是急着长大,挣脱一个自以为是的束缚;但在寻找自己的过程中才会去回想,到底是过去的什么经历造就了现在的自己。”

白安一直很喜欢内地诗人春树,这次她干脆将春树的诗写成了歌。专辑第二首歌《就让我像孩子一样》改编自春树的同名诗作,歌中有一句“别把我当成可耻的成年人”就来自春树诗作的原文。白安如此解读:“成年人好像被规定了不可以有情绪、不可以哭,但我觉得脆弱反而可以教会我们坚强。就算成了大人,还是有权利表达自己的情绪,这不仅比较健康,而且对创作而言也是非常重要的。”

印象 我不是仙女我只是慢热

师兄玛莎曾经形容白安是个“难搞的女生”,她听了之后马上笑着接话:“是挺难搞的。”她说:“我希望把自己的世界观尽可能地呈现在音乐里,对此不会轻易妥协。”某种程度上,她的确符合大家对她的印象:外表高冷,内心笃定,颇有仙女的气质。

一听到“仙女”,她又笑了:“我从来都不觉得自己是‘仙女’。”她说自己其实非常乐意表达:“大家可能觉得我话不多,但我只是慢热。”她将《44天》形容为她的日记:“《44天》是我的日记,我很坦诚,没有保留,让大家听到我的音乐、我的心情。”

《44天》里好几首歌曲都让人好奇白安的感情状况。比如,《最

想见到你”的“就让我们好好地在一起,我们都曾在爱情里迷失自己”;《所爱之初》的“我不能太过、太过于爱你”;《吾爱无爱》中的“我爱谁再无所谓,反正到头来不过又只是个无聊的心碎……”

白安坦言,恋爱也是生活的一部分:“恋爱中不管是好的还是不好的部分,都是一个认识自己的过程。从感情里,可能会发现自己的很多缺陷,会在对方身上看到自己。”她表示:“很多人会误解,把我归到‘文艺’的范畴,觉得文艺的女生就喜欢一个人旅行之类的。其实我不喜欢自己一个人,去旅行的话更希望一堆朋友一起去,那样比较好玩,而且安全。”

创作 到四五十岁我还要写歌

白安刚出道的时候,曲风以电气摇滚为主,加上空灵的嗓音,经常被冠以“小精灵”之类的头衔。但一听到“小精灵”,白安满脸都写着“拒绝”:“我现在还挺害怕‘小’这个字,我已经不小了,也不是二十出头的小女生了。第一张专辑的时候就是写自己‘幼稚’的感情观,那时候有一颗无所畏惧的心。我很尊重那时候的我,但现在我不可能回到那时候了。”

在白安看来,歌手的创作应该跟着生命轨迹走。她希望自己可以在音乐创作这条路上走得更远:“到四五十岁,我希望自己还在写歌和唱歌。40岁有40岁的人生体验,我觉得那也是很值得分享的。不然四五十岁的人都没有合适的歌可以听,那很可怜。”

五年前做完第二张专辑之后,白安一度陷入瓶颈期,她曾表示“厌倦了写歌”。之后,她用四年时间冲破瓶颈,做出了《1990s》。2019年看上一路顺畅:上综艺《我是唱作人》、跑全国巡演、发专辑《44天》……“不知道我以后还会不会遇到瓶颈期,但我现在好像找到了克服这个问题的方法。”白安说。

现在的白安仍然依赖直觉来创作:“有些歌手会设定‘我想做一张什么风格的唱片’或者‘我想要做这样的概念’,但我现在还不会这样。”目前她已经有了新专辑的计划,打算明年推出,“现在还在初期阶段,我也不知道专辑会长成什么样子,但一边做一边就会慢慢发现了。”



阮经天

周深